

走上絕路的日本

戰時小叢刊之四十七

走上絕路的日本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走上絕路的日本……………	潘否爾	一
侵略的代價……………	波地列夫	一一
走頭無路中的侵略投機……………	霍塞爾	一九
日本的國運在孤注一擲中……………	張伯倫	二五
日本侵華的透視……………	蔣益明	三一
騎虎難下的日本……………	林語堂	四〇
被包圍的日本……………	石九藤太	四五
拆穿日本紙老虎……………	尤特勒	六二
日本究有多少力量……………	張伯倫	六八
日本能支持長期戰爭嗎……………	使沙恩	七五
日寇對大戰可能支持的限度……………	黃操良	八一
日本趨入險境……………	耿淡如	八八
日本真是危險的嗎……………	黃君碩	九三
困難重重的日寇……………	張仲實	九八
日本的矛盾……………	駱文	一〇三
日本的大賭博……………	佚名	一〇六
日本政治的沒落……………	大公報	一〇九
日本侵華政治軍事的危機……………	蔣益明	一二

日本空軍的危機……………	壽文	一二三
日本戰時的窘態……………	沈人鏡	一二五
敵國內部的反戰熱……………	佚名	一二七
日軍閥已將崩潰……………	佚名	一三〇
滬敵軍內部暗鬥激化……………	阮通聲	一三二
日本外交的失敗……………	張志讓	一三六
日本外交界的明爭暗鬥……………	關口太郎	一四四
對日經濟制裁之分析……………	槐爾特	一四八
抵制日貨與中日戰爭……………	塔布依	一五六
美國的抵制日貨運動……………	李國欽	一六〇
歐美的抵制日貨運動……………	佚名	一六四
巴黎反日風景……………	士平	一六七
戰爭中日本的悲慘……………	佚名	一六九
在崩潰路上的日本……………	楊福攸	一七二
走到了窮途末日的日本……………	陳業勳	一七九
日本的窮途末路……………	佚名	一八七
日本的末運決定了……………	王祥生	一八八
最近日本內部危機的檢視……………	思慕	一九八

走上絕路的日本

潘 否 爾

一

日本現在正在得勢之際。它廁身于世界列強之林，它的說話能使人尊重，它的行動能使人畏懼。然而實際上，日本的命運並不足以使人豔羨。如果我們暫時丟棄了對於日本的侵略精神的憤怒，及其不自責任的軍國主義及于國際關係上的可怕影響，那末日本的處境實在是很可憐的。這可於日本人民的惶惑不安中看出來。他們曾經拚命地力求變成一個頭等的帝國主義強國，而且也獲得了這樣的一個國家所應有的許多屬性與外貌，然而即使他們自己，也知道在帝國主義的偉大方面，還缺少着許多成分。他們雖然自知其優越，且以其成就自傲，但同時也在害怕。他們知道有些地方不對，但却不知道究竟什麼地方不對，而且爲什麼不對。

在根抵裏，他們的煩惱正是由于他們與成功太相接近，在最近數年間，他們向着目標邁進得最快；而正在這數年間，他們的困難也增加而擴大了。一般觀察者對於近代日本的成功，常表示着極端的驚奇，稱它在五十年間變成了一個近代國家是一種奇蹟，其實這種讚美大有受冷靜的批評的餘地。日本究竟是徹底改變了呢，還是只蒙上了一層新的外表？在實際

上，日本的種種制度改變得很少。它們依舊是日本特殊的封建制度下的「農民手工業社會」的制度，不過穿上了西方的服裝吧了。日本的外貌雖然改變了，但其本體和精神還是中世紀的日本的本體和精神。

但在最近數年間，日本的變化確已透入了表面以下。日本的制度真正已起了變化。現在的日本已不再是一個穿着西方服裝的農民手工業社會，它已變成了一個工業化的社會，不過還殘留着好些農民手工業社會的遺骸。它的都市中人有不少過着歐美式的生活，只是風俗上或有不同而已。現在日本的問題，工商界的問題，和金融界的問題，正是歐洲的政府、工商界、與金融界的問題。

二

日本已完成了它的大事業，現在它在開始償付代價了。工業制度的效果是逐漸累積而成的，現在它們已在日本開始顯露出來。直到現在，日本只享着「西方主義」之利——財富、權力、範圍的擴大、舒適、便利、與效率。現在它已在開始受其弊了——對於國外貿易的依賴，對於外來原料的依賴，軍備費用的負擔（這是為求得國外貿易與國外原料而採取的領土擴張政策所不可或缺的），在世界經濟中的糾葛，國內財富分配的日益不均及其所引起的不

滿，日漸加甚的階級對立，農村人民的沒落。日本採用「西方主義」已經成功了：這已毫無疑義。但我們要問的，是日本能否比西方各國更成功地避免「西方主義」的刑罰。照一九三七年的情勢而論，答案是決然否定的。因為在工業制度所固有的流弊上，日本又加上了它自己造成的累贅去。

我所說的它自己造成的累贅，乃是指着它在最近數年間力圖併吞整個東亞的不顧一切的，近乎瘋狂的企圖。其實，不用說，日本的困難主要地是經濟上的。但在目前看起來，這些並不是工業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困難，而是戰時經濟上的困難。就一切社會情形而論，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一直在作戰——這是一種經濟上的消耗戰，其所要攻擊的敵人並不能明白地看到。

如果日本不是一直在非正式地作戰，它今日大概會比其他的任何一等強國還要健全一些。它剛剛進入了工業上的得力時期。它第一次達到了能够在國際貿易上作積極競爭的地位，它差不多侵入了世界各國的每一個市場。如果它能將其擴張限于這一方面，它現在大概會比其他各國更安定一些，更繁榮一些。日本最近的繁榮大半是戰時的繁榮，是大批的軍需品定貨單所造成的，是熱症的現象而不是康健的現象；但即使沒有這個，在正常的途徑上，它也能避免普及全世界的最惡劣的肅條，而在全國的收支上獲得有利的餘額的。貿易總額或

許沒有增加得這麼多，但在購買軍需品上所化的錢財將更少。

當然，國家主義和領土擴張是與近代的工業制度不能分離的。它們或竟發源于近代的工業制度。在某種程度以內，日本企圖征服遠東的雄心，乃發生于其達到工業上的得力階段以後。這就是說，它達到了不能不在亞洲大陸上尋求原料並爲其製成品尋求出路的階段。在某種程度以內，日本的經濟上需要決定了擴張領土的政策，但並不到現在日本所實行的程度。這是應由狂熱過分的愛國主義與毫無約束的軍國主義負責的，而不應由其工業化的需要與貧乏的天賦資源負責。

振轉點是在一九三一年。在這一年，日本開始了征服滿洲以及它自己的事業。殖民地，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不可一世的國家主義政策——這些它以前都有過的。早在一九一五年，當西方各國正在歐洲互相殘殺的時候，它就認真地想在中國建立一種監督權，但可惜沒有成功。（譯者按：此指民國四年對我國提出的「二十一條款」。）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前，日本還有選擇的自由。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佔領了瀋陽以後，它就喪失了這種自由。這行動注定了它的前途。隨着瀋陽的佔領，就幾乎欲罷不能地佔領了南滿洲，侵入了直達西伯利亞邊境的滿洲全部，其中有些地方本來是多少處于俄國勢力範圍以內的；接着又侵入了華北，企圖使華北與中國國民政府脫離關係。隨着這些事件，俄國被逼得不得不派遣一枝具

有攻擊的潛勢的邊防軍到遠東西伯利亞來，而中國也被刺激得實施了國防的計劃。而隨着這些事件，日本就不能不瘋狂地擴充軍備，把一切都犧牲了——就是它的工業進步的利益，它的經濟基礎的安定，以及它的人民的幸福，都不得不因此而被犧牲。

日本現在所處的地位，是既不敢前進，又不能也不願後退，更不能長留在這地位上；因為如長留于此，它將逐漸衰弱下去。如果前進，就將與中國或蘇聯或中蘇兩國開戰。如果再要向中國索取土地，就非用軍隊、坦克、和飛機不可。除了對壓倒的軍力以外，中國決不會再讓一步。她被驅入了絕地，現在迴身來拚命奮鬥——不管有沒有希望。她的抵抗力雖然還不够，但她所聚集的力量已足以使日本陷入一種長期的耗竭財力的戰爭，使日本不能不拿出牠的大部分軍隊與資源來拚。不用說，結果日本將得勝，但這種勝利將使牠自己幾乎破滅。至于蘇聯呢，日本只向外蒙古或西伯利亞推進五哩，一場你不死我不活的戰鬥就要發作了。蘇聯在日本領土對面的東部邊境上的軍力是非常強大的，即使日本能不一敗塗地，也至少要三十年才能恢復牠的元氣。這一來，它對西方的列強將完全無能為力，甚至不得不把勝利的果實吐出來了。這一切，每一個尚未完全喪失推理能力的日本人都知道的，所以日本在戰爭之前猶豫着。牠現已知道——可惜太遲了——所冒的危險；它知道它的實力還不够冒這危險；它也知道，在造成這危險的處境之際，它的資源已被勒索得如何厲害。所以日本不能前

進。

它也不能後退。第一、在心理上，它不能後退。因為這不但將失去它所獲得的一切與東亞大帝國的希望，而且將是自認失敗。日本的軍部心理，決不肯自動地自認失敗的。而且這麼一做，無異對日本人民承認了自己的無能，而將引起怒潮似的抗議，使軍部復歸于比較不重要的地位，唯有勝利，才能擋住這樣的怒潮。軍部在國內的地位，是用在國外的不斷的光榮來支持的。它使日本的人民受了犧牲，就不能不接二連三地表演勝利給他們看。日本的軍部或許有一天會被國外的敵人或國內的叛變所掃除，但它決不會「割腹自盡」的。

在政治上，日本也不能後退。撤回華北的駐軍，特務人員，與壓力，而承認征服中國的企圖已失敗，這在中國的現狀之下，只會引致中國人更堅決地來收回滿洲。自承失敗，無異于邀請中國人來利用日本軍部的無能為力。中國將認為她雪恥的時間已來到了。不久，她就將取相當行動，使日本不能不作戰，正如日本企圖更前進時一樣。對於蘇聯，這也差不多一樣。因為除非日本在「滿洲國」毫不設防，蘇聯是不會放鬆她在東方的警戒而撤回她的駐軍的。而「滿洲國」如果真的不設防，蘇聯幾乎一定要不由自主地衝過來的。第一，蘇聯不能避免在其東部邊境上更強起來。這本是她的正常的發展途徑，不過日本的威脅使她走得更深更快吧了。蘇聯也許願與日本訂約。撤回其一部分的邊防軍；但她不能撤回其在日本顯露侵

畧意向後，送到西伯利亞東部去的大批人民以及匆促地建設起來的鐵路與工廠。第二，日本已在西伯利亞、蒙古、與「滿洲國」的邊境上引起了這麼多的敵對行動，以致它不敢讓「滿洲國」設防不固。它只能用繼續不斷的侵畧威脅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日本既不能前進，又不能後退。它也不能留在現在的地方，因為這是一個難以保守的地位。那種緊張狀態必然要爆裂的，如果不在中國的一端，就在日本的一端，而且即使不爆裂，這種緊張狀態也不是日本所能忍受的。它不能無盡期地長留在戰時基礎上。

據官方報告，所計算的只有政府支付出去的款項，日本現在每年須化三十萬萬元左右，（約合美金九萬萬元。）這比政府的收入約超過八萬萬元，這不足之數只好用發行公債的方法來籌得。一百〇五萬萬元的鉅額國債就是如此積成的，其中約有半數是在最近五年間——日本最繁榮的五年間借起來的。假使國家在經濟方面是健全的，而購買公債的錢不是生產事業所需要的資本，這本來不是什麼很危險的事。但日本的情形並不如此。日本還在發展的階段上，雖然它的實業已相當可觀了。平時所需的設備、建設、借貸等資本，已不是本國的財力所能應付裕如，現在有一大部分被政府抽去了（這些公款用在生產方面的，即使有，也很少），全國的經濟生活就受了阻礙。因此，政府的預算並不能度量日本在實際上所化的錢，那不過羅列着公家的支出吧了。實際上，更大的一部分國富正在被送到政府的用途上去，主要目的

標爲建設軍備。日本的實業界與金融界決不能繼續每年購買八萬萬元的公債而同時仍舊供給工商界以必要的貸款。因爲他們曾經觀望不前，故政府已採用了一種非正式的，然而却極有效的強迫辦法，因而引起了軍部與工商界的無聲的爭鬥，反映在內閣的屢次被推倒與鉗制國會企圖上。這種爭鬥在表面上很易使人受騙，而被誤認爲民主主義與軍國主義之戰。其實乃是軍部與工商界之戰，使夾在中間的文士政府兩面受着攻擊。

即使使用強迫手段，從一國的資本準備金中所能勒索出來的錢款，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當消納公債的飽和點已臨近時，政府就不能不求助手捐稅了，這樣就結束了帝國主義的「蜜月」。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所有佔領滿州及其附帶的一切費用，都是用公債來應付的。但在一九三七年，却不能不增加捐稅了。這一來就觸着了日本經濟的神經中樞，而對於整個領土擴張政策的明目張胆的批評也隨之而發生了。因爲這使日本的對外貿易直接受到了危害，而日本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已如此密切，它對近代工業基礎的依賴已如此深切，以致威脅對外貿易的，同時也威脅着全國的安定。

第一，無數的城市、無數的勞動者、無數銀行的信用、以及無數財產的價值，都與工廠生產事業連擊在一起，而這些工廠所生產出來的貨物有一大部分是必須輸往國外的。（因日本一般國民購買力薄弱，國內市場太狹小故也。）第二，只有把對外貿易維持在現在的平面

上，日本才能從國外獲得它所不可或缺的原料；隨着機器工業的發達，它對於原料的需求日益增加了。而且現在如果沒有原料，它的擴充軍備計劃就要昭于停頓。第三，通貨的安定也陷入了危境。如上所說，日本不能不購買原料，而且它只能用輸出品來抵付。如果它的對外貿易減損稍大，它就不能不用現金來付款了。這事做不多久，就將損害國內的「元」價，促成通貨膨脹，而毀壞銀行、工業、與政府了。就是現在，入超也已經使日本的金準備降低了不少，以致政府不能不嚴厲地限制外匯與輸入，以維護通貨。

三

所以，對外貿易是日本的生命線。

日本在世界市場上所佔的便宜只有一種——價格低廉。有幾種出品，它能賣得比其他的任何工業國都更便宜，主要的原因是它的生產成本比較低廉。這與其他各國的生產成本相差很遠，所以即使築有關稅壁壘，它也能賣得比他們更便宜。不過現在，這種相差的程度已在逐漸減少了，因為各國正在不住地增高其關稅壁壘，以阻止日本貨物的輸入。因而日本商務進步的曲線，已停止上昇了，也許已達到了它的最高點。同時，日本人自己創造的種種情形，也在減削他們在生產成本上所佔的便宜，最後將使它完全消滅。捐稅增加後，直接間接

都將使物價增高。這些捐稅不能取之於勞工成本，因日本的工資本來已在最低限度，而新稅又是加在一般消費品上的，故生活費用必然將增高。自本年初以來，生活費用就在不住地增高，以致爲避免罷工計，不能不增加工資。總之，捐稅在生產過程各階段上所加的額外費用，以及日本不能不從國外輸入的原料在世界市場上的漲價，都使日本的輸出品售價不能不增高因而削弱了它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日本的對外貿易如一旦減少，就將發生一連串的後果，自失業起直到通貨膨脹——利潤降低，因而捐稅收入就減少，因而就增高捐稅以補收入之不足，於是貿易更減少，利潤更降低，收入更減少，捐稅更增加。但若要應付政府的日益增加的支出，對外貿易不但不能減少，且須增加。每一個日本當局都承認現在並無減輕捐稅或「赤字公債」發行額的希望。反之，預算必須增加，公債發行額至少須維持在現在的平面上，捐稅也必須增加。日本已開動了一輛它無力使其停止的火車！

同時，社會的失調也更其嚴重了。一方面被逼得不能不將工資維持在最低限度上，一方面生活費用又必然地日益增高，夾在這中間的都市人民正在被擠到僅足維持生存的狹街中去。農村人民日益深沉地陷入了永遠的，不可藥救的破產地位，爲求生存，就不得不將其年幼的子女們——尤其是女兒——送到有工廠的城市中去，作廉價的勞工，因而使勞動市場降

到了工業時代以前的，近乎中世紀的水準上，任何社會救濟的希望，都不能不在軍部的需求之前退避三舍而置之腦後。因為都市人民與農村人民都降到了僅足維持生存的生活水準上，故日本貨物的購買者不能不求之於國外了——但這種對外貿易，爲了上面說過的種種原因，將日益難以維持，而沒有這種對外貿易。都市人民與農村人民的命運又將變成更其悲慘。日本的整個社會就在這沒有一條出路的圈子裏團團轉。（白石譯自 *Harpers Magazine* 第一〇四八號，*N. Peller* 原作）（文摘）

侵略的代價

波地列夫

從日本侵畧中國的戰爭開始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三個月了，不管這個時間用以觀察整個日本複雜經濟的動態是如何地短促；但已十分明白地顯示出日本軍事經濟的弱點。

最多樣的經濟部門——生產，對外貿易，海道運輸，貨幣市場，國家財政——都表現出受着戰爭環境不利的影響。

在華的戰爭，首先打擊日本對外貿易的聯繫。廣泛的中國市場差不多完全脫逸；雖然後者在最近幾年來因爲抵制日貨的關係，減少了其意義；但牠在一九三六年在日本輸出品中，特別是棉織品的分配中依然起着很大的作用。

中外貿易新聞報當描寫中日貿易狀態時，曾經指出，此種貿易現時受着一震耳欲聾的打擊」。在華北事變的影響之下，七月份日本對華的輸出比六月份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八月份則完全停頓了。日本在上海的紡織工業因為契約的破壞和貿易的停止，只八月份一個月損失達五千萬日金。因為軍事行動預定輸到中國去的，價值三千六百萬日金的日本商品重行運回日本，但因為同樣的原因，輸到日本的批發存貨也停止了。

但戰爭的影響不僅以一中國市場為限。在中國行家所採用的抵制以及海運困難的影響之下，日本輸到太平洋南部諸國的商品也減少了。例如日本輸到暹羅的商品，在這個時期減少了百分之六十，菲律賓——百分之十，荷印——百分之十，諸如此類。（中外貿易新聞報九月二日）。在戰爭開始的兩個月內，日本和太平洋南部諸國所簽訂的商約被取消的達上列諸國商約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二。

日本對印度的輸出也減少了。在日本商工業界中也敲起警鐘，根據朝日新聞的消息，日本紡織雖在澳洲也降落了。

輸出的低落立刻反映到為國外市場而製造的日本許多工業部門之狀態。日本報章傳出消息說許多縣份完全停止或者激烈地減縮為着輸出的企業生產。例如Guam縣因為對華輸出的減少，有二百個以上的人造絲工廠完全停止了生產（社會運動促進報，九月十七日）。

根據讀賣新聞報的消息，在三浦縣有許多紡織公司宣佈破產。紡紗業聯合會在九月八日宣佈，到本年第四季，紡織工廠中沒有動用的機器達百分之二十七・五。

八月份日本全國棉紗的生產比七月份減少了百分之七。

但生產的減縮不僅包括爲國外市場而生產的企業，而且波及那些到現在全爲日本本國內部消費的製造品。例如京都的絲棉製造廠，從八月份起，生產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同時日本國內市場的商品流轉也降落了。如八月十七日中外貿易新聞報所傳，在戰事開始的爲首半個月內，大百貨商店的流轉減少了百分之八。最後在個別情形之下，也表現出原料的不足。一切報章都指出因爲長江流域鐵礦供給的完全停止，日本五金工業遭受了極大的困難。

同時從戰爭降臨以來，日本的軍事工業也並沒有好轉，原因在於遠在戰前時期，政府的定貨單把幾個月以後的生產都塞滿了。大家都知道，日本在國內市場的軍事開支，從海陸軍部的觀點看來，已達到不能與工業部門相稱的生產能力之界限。因此，戰爭不能給牠們任何新的東西，除却獲得原料之難免的困難之外。因爲日本帝國主義備戰所進行的戰畧原料之屯積，無論怎樣，第一牠不會很多；第二，牠不能轉變過來自由地向世界市場購買。

如何地把整個日本工業前途和日本經濟與軍事環境以及日本政府一部已經開始執行，一部份已經定好的軍事經濟設施聯繫起來，加以評價，那末可以拿對華戰爭還不到二個足月所

發生的日本基金証券慘跌這一點來判斷。如果七月一日流通在東京交易所的基金証券爲數計達八・七二八百萬日金，那末九月一日，牠總只有七・二六一百萬日金。只東京交易所差不多有十五億日金的損失，那末證明在整個日本此種損失當不在六十億日金之下（日本時報，九月十一日○）

最明顯的，是一部份業已開始，尤其是行將降臨的廣大規模的通貨膨脹，暫時不能停止日本基金証券的跌價。

與此有關的，是許多工業部門，首先的紡織工業的固定資本再生的停止。新的企業投資只在與軍事直接有關的那些部門，如航空，自動拖拽機，製船工業等。至說到日本現時獲得信用的困難性，可以根據下列的事實來證明：作爲殖民地剝削，滿洲的槓杆看待的南滿鐵道那樣雄偉和有勢力的組織，在不久以前要獲得牠所需要的一萬三千萬日金也沒有成功。根據朝日新聞的消息，南滿鐵路向日本銀行的新提議，次請求之後牠也只不過得到一千五百萬日金，而且再想獲得其餘的部份，是沒有希望的對發展「滿洲國」『五年計劃』的財政幫助也停止了。

財政上接濟在華軍事行動的一切問題，是列在全部困難的中心。這筆開支簡直如幾何級數一樣增長起來。戰爭的三個月來，需要通過三次的補充預算。在這個時候，日本議會曾兩